

像鬼一样迷人

林白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女
作

家

私

语

七

人

像鬼一样迷人

白
著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代号:ZH126600

责任编辑 周 宏

装帧设计 蒋 艳

心箭丛书

像鬼一样迷人

林 白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4 字数 168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613-1879-0/I·188

定 价:17.80 元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
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 5233753

目 录



关于乌鸦的想象	/1
从一根手指到袋鼠	/7
私人诊所	/11
爱与恨都需要技巧	/15
死亡的遐想	/18
人工流产：共同或个别的感受	/22
怀想水稻	/28
长久以来记忆中的一个人	/33
睡眠	/37
幻觉	/40
置身于一座草原城市	/42
女士芳龄	/45
有关的词：做掉、人工流产、堕胎	/47
冷汗的来源	/49
眼泪	/50
丝绸与岁月	/51
逝去的电影	/53
猜想大麻	/56
小时候的梦	/59
电脑	/62
工厂	/64
关于电话	/66



红土之舞	/68
山那边	/70
隐藏在雨中	/76
回忆饥饿	/79
峨眉经历	/83
失学的日子	/87
呼啸而下	/91
到达南宁	/96
沙街	/104
回忆父亲	/138
晕车	/144
离开与抵达	/148
一九九九独白：回望	/150
流水林白	/155
语言中的方方	/164
李洪波老师	/171
闲看莫言领奖	/174
时间的刻痕	/176
我与王小波	/178
另一种唯美	/180
炸掉《思想者》	/183
滞留的时光	/186
从疯狂到强劲	/188
像鬼一样迷人	/192
德尔沃的月光	/197
在黑暗中走进戏剧	/199
看牟森的话剧	/203
命名的过程	/215

想起邓肯	/219
语词：以血代墨	/221
世界与内心	/223
有一些孤独的人不谈孤独	/225
关于《一个人的战争》	/227
艺术与中介	/231
在写作中发现自己的感官	/233
空中的碎片	/235
选择的过程与追忆	/240
置身于语言之中	/246
语言与声音	/252
室内的镜子	/255
我喜欢自由精神	/257
手记七则	/259





关于乌鸦的想象

1

关于乌鸦的想象

据说能使死去的人和死去的事物返回人间，这是一种叫做乌鸦魔法的魔法。这个传说笼罩在柏树的庭院里，同时黑色的乌鸦开始在我的夜晚里出现，它们在空中、在树上、在电影里、在文字中，它们纯黑的颜色使我注目良久。

乌鸦的形象一点点地笼罩了我，它的影子隐藏在那个长发的女人身上，她黑色的长发令人想起乌鸦黑色闪光的羽毛，她收集的黑色挂历纸，就是与乌鸦连为一体的黑夜，她的眼睛也许就是乌鸦的眼睛，隐藏着黑暗的密码和色素，那是最黑的地方，是黑暗的中心。然后，一些诗句（乌鸦在不同的时候散落在各处的羽毛）也在这个神秘的夜晚受到召唤，它们隐隐飘

动，到达我们的眼前。乌鸦的形象越来越清晰，清晰而巨大，那些散落在地的羽毛（乌鸦的符号/黑夜修女熬制的硫酸/乌鸦就是从黑透的开始/飞向黑透的结局/它不是鸟它是乌鸦/乌鸦是永恒黑夜饲养的天鹅——于坚）在一个我没有看见的瞬间全都长到了纸乌鸦的身上，它们因为那些古怪而特别的诗句的浸泡而黑得异常，黑得发亮，这样纸乌鸦就成了世界上最黑的乌鸦，在这个夜晚降临到我的面前。

我知道乌鸦的黑色是摸不着的，像所有的黑夜一样，我们摸不着它们，但它们布满在我们的四周。它只允许我们观看，甚至进入，但不允许我们触摸。诗人说得对，乌鸦就是从黑透的开始，飞向黑透的结局，他的声音在我的耳旁响起，我发现这天确实黑透了，在我上床看杂志的时候虽然已经将近十点，但绝对没有现在这么黑，我记得月亮差不多圆了，而且十分明亮，它恰好走到我的窗口的顶上，把我放在窗台上的一盆文竹投射到我的床上来。

我发现月光消失了，既没有云，也没有星星，似乎连天都没有了，只有一片黑透，我室内的物品也已经看不见。这个发现使我感到一种神秘的气氛在降临，我怀疑自己是否走进了乌鸦的身体里，将要经历一次奇妙的旅途，然后到达一群亡灵中间。

我真希望正是这样，我拼命吸鼻子，想要闻到它的气味，我只闻到了一阵灰尘之气，我猜想这是我的窗台上那盆文竹开花的气味，这是我不久前刚发现的，以前我不知道文竹也会开花，开始时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掉在了文竹的叶子上面，那种花极小，花瓣





只有芝麻那么大，米色，有五瓣花瓣，花瓣也只有三根头发丝那么大，停留在毛茸茸细如发丝的叶子上，星星点点，十分像星星分布在天空中。我在黑暗中伸了一下手，还是什么都没摸着，这一切使我既放心又失望，同时还有一丝疑惑。

我穿衣下床，没有灯，我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灯，是停了电还是我忘了拉灯绳。我摸黑穿上了鞋，还摸到了一条围巾，然后我把门撞上，我看到我的房门无声地关上了，没有声音，像无声电影一样，这使我心里一片宁静。

我在一片柏树林中看见了一个长发女人，她穿着黑色的长风衣，长及脚踝，这个女人身材高大，宽肩细腰，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她是谁呢？

她独自一人在深夜里出现在这样的地方一点也不令我吃惊。我向她走去的形态让我感到陌生，在月夜（我到达柏树林的时候月亮重新出现，皎洁的月光和黝黑坚硬的柏树枝条形成鲜明对照），月光弥漫，幽灵般的女人伫立不动，这正是超现实主义大师保尔·德尔沃的油画里的情景，在这个夜晚我怀着奇遇的心情一字不漏地想起了这位大师的名字，我一次又一次地向那个女人走去，但我发现我每次以为走近了她而停住的地方总是我从一开始就站立的地方，我一点都没有离她更近。

这个发现使我吃惊之极，我隐隐意识到这也许不是一个正常空间。我环顾四周，阒无一人，近处是一棵又一棵的古柏树，有点像天坛的柏树林，远处隐隐有一处白色的奇怪房子，虽然柏树间断了我的视线，

但我还是看清楚了这所房子的外形像月牙，两头尖，中间弯，它浑身上下还散发出一种柔和洁白的光泽，我想这林子里弥漫着的类似于月光的光亮就是这所白色的月牙房子发出的，只不过它们看上去像月光罢了。

这所房子强烈地吸引着我，我从未见过这样奇怪的建筑物，我想最好能走进去看看。

我发现那个身材高大的长发女人正向那房子走去，我尾随着她。我看到她的影子被月牙房子的光投射得又长又宽，呈暗蓝的颜色。

我就走在她的影子里，有点像走在一条不断地向前移动的走廊里，这种幻觉使我产生了一种安全感。快到白房子的时候那人停下来，她慢慢转过身，她背后的那所奇怪的建筑物发出的光亮越过她侧着的身体直接落到我的身上，使我在她的目光下一览无余，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亮光突然投在身上的情形都会使我惊慌失措，汽车的前灯、电筒、探照灯、舞台上的追光，这一类物体常常令我恐怖，这幢白房子发出的光亮虽然像月光一样柔和（后来我知道它的光亮实际上就是月亮的光），而且月光从来就是一种美好的事物，但由于它突然布满我的全身，我一时感到有些晕眩。

从逆光看那女人，看不清楚。她突然问我：你是怎么到这来的？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来的是一个非同寻常，我从未来过甚至也从未听说过的地方。

她又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想说我想要看看从前时候的我，但我发现就像在梦里一样，我说了话，但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黑





衣女人伸出她的手，她把她的手平放在我跟她之间，我不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是一种仪式或是一种语言，或是像德国纳粹的敬礼，只是后者的手举得高一些。

这时我发现这个女人的手与众不同，她的手背布满了筋络，手指多节，皮肤厚而皱，指甲又长又尖。更重要的是，我突然发现她的手只有四根指头，看不出另外一根曾经有过的痕迹，看起来是天生只长着四根手指，这样一只手与这个神秘的女人是如此不相称，它根本不像一只人手，而像鸟的爪子，这个发现使我心里一惊。我把自己的手也伸出来，在月光下我看见它迅速变成那女人一样的手，女人看到这种变化，满意地点点头。

在白色的房子跟前，四指女人蹲下身来，用她最尖最长的小手指的指甲尖在房子的月牙底尖处扣了三下，月牙房子开了一道只有手指宽的缝，身材高大的女人一闪身就进去了。我学她的样子，也从手指宽的缝隙里闪身进入了房子里。

里面光线朦胧，布满了用镜子镶成的盘旋式的楼梯，我搞不清楚哪些是真实的楼梯，哪些是镜子里面的楼梯，我每走一步都会发现我跟前正对着楼梯口，每个楼梯口跟前都有一个像路标一样的牌子，那上面分别画着布娃娃、花朵、星星、太阳、月亮以及一些我判断不出是什么的古怪的图案，我不知道该登那个楼梯，我找不到人来问，那个女人从一进入房子开始就不见了，我在楼梯中间站了一会，我无师自通地认为，那个有着布娃娃路标的楼梯口是一条返回童年的

通道，于是我从这个进口开始登爬。这楼梯高极了，我不停地盘旋向上，盘旋向上，到后来我爬到了一个游泳池的跳台那样的平台上，我的面前是一条像儿童滑梯一样的通道，这滑梯的质地既像冰块又像水晶，润滑透亮，一无杂质，这样的滑梯真是诱人极了。

我坐到了滑梯口上，闭上眼睛，我把身体往前一送，顷刻就感到了飞快的下滑，我感到滑梯在消失，身体的重量在失去，四肢如花朵般重新张开，我的额头与过去的岁月再度相逢。





从一根手指到袋鼠

7

从一根手指到袋鼠

在我的记忆中，澡盆、水汽、棉毛裤渐次清晰的过程，就像有一条窄窄的光线——掠过这些物品，使它们得以在水汽中浮现，这时扣扣的小衣服、大毛巾、小床、小椅凳也都相继出现在房间里，并聚集在我的周围，这时我房间更零乱也更真实了，而那团使我看见自己的光线也恰如其时地照射在我和扣扣的头顶，这光线柔和而浓密，像月光一样阴凉。我看见自己的鼻子几乎就碰到了扣扣的脸，这时我闻到一股夹杂在奶香中的汗味，这是从扣扣的脖子发出的气味，她那时候很胖，下巴把脖子全挡住了，脖子里又有褶



皱，是一个不透风的地方。汗味的记忆把扣扣更真实地送到了我的手指上，我把手指伸进扣扣的嘴里，滑软温暖的感觉一下包围了我的手指，把我吓了一跳，那是一种完全偏离常规的感觉，在我的经验中我找不到一样能作为比喻的东西。

陌生的触感带给我一阵恐惧，恐惧使我的触感更加敏锐，瞬间放大数倍，又滑又软又湿又暖，那种滑，会一下滑到无底深渊；软，软得像豆腐却又有弹性。总之那一瞬间十分的奇怪，有一种还原为动物的感觉，从一根手指开始，逐渐扩展到手掌、手臂、肩膀及全身，这些被扩展的部位依次长出浓密的体毛或角质，那些我能想到的雌性动物在我的皮肤上一一复活和变化，而扣扣也与之对应的成为某一种幼小的动物，最后停留在我身上的正是我最害怕变成的袋鼠，我的脑袋小小的，耳朵竖起来，随时倾听草原深处的动静，我的牙齿尖利而突出，能咬断最最坚韧的树皮和草根，而我胸前的袋子又结实又软和，我的孩子呆在里面既安全又舒适，袋鼠的力量也通过手指到达了 my 整个的身体，我的后腿强壮而有力，一蹬地就能跳跃起来。这时候完全跟袋鼠认同了，我完全不记得袋鼠有多难看了，我从来就不认为袋鼠难看，我现在坚信袋鼠的体型是世界上最合理最自然同时也是最优美的体型，我将以这样的体型向整个草原炫耀！

我以母袋鼠的心情抚弄扣扣的牙床，就像我曾经以母猴的心情用舌头舔扣扣的小脸，现在我也不清楚，这是一种病态还是一种还原（进化成文明人的大多数女人大概不会有这种动物性的冲动，总之我从未



见过别的女人舔自己的孩子)，我以剖腹的方式生出了扣扣，我躺在手术台上，护士把扣扣托到我跟前，让我看扣扣的屁股，她说：看一眼啊，是个女孩。我第一次看见扣扣的脸是一周之后，在这之前我躺在病房打吊针，扣扣在婴儿室呆着。我把她抱回家后就像母狗一样使劲嗅她身上的气味，然后我就像母牛或者母鹿那样伸出舌头舔她，她闭着眼睛让我舔，一副很舒服的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本能地伸出舌头，她的小脸没有多少肉，我估计她在婴儿室没有被喂饱，她的脸上味道有些甘（没有一个准确的词，这种味道也是十分主观的）、有些微咸。这种情形后来还有过多次，直到她一岁，那时她已经会走路了，在我们东城的家里，摇摇晃晃地扶着墙，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后来她摇着走到厨房，看见了我养在脸盆里的一条活鱼，她第一次看见这种动物在水里动，她被这种怪物吓住了一会，但她很快就想出了办法，她把我牵到脸盆边蹲下，然后抓着我的手去捅那条鱼，她不敢直接用自己的手碰活鱼，想出了一个替代物，把我的手当成了棍子。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发现扣扣渐渐从动物过渡到人了，而她作为一个小动物所诱发我原始母性的东西也慢慢减弱，我再也不好意思舔她了，而改用手抚摸她的小身体，后来我才想到，这才是一种人类的方法，有什么动物的爪子比得过人类的手呢？（想一想在钢琴的琴键上像闪电一样掠过的手指吧）我用手抚摸扣扣后背的肩胛骨，她前胸的肋骨一道一道又一道，她柔软的小肚子，每天睡前她就让我摸摸她，然后她说：再来一

遍。这时候她已经长到三岁了。

在洗澡水的蒸汽中浮现出来的是八个月大的扣扣，那时她的脸上长了不少肉，我的手指在她的牙床上两头滑动，但我没有找着一点坚硬的东西。我把她抱到澡盆边，准备先洗她的头。我一只手探到了水里，这时我又看到了扣扣扁着嘴上下咬合的动作，我重新掰开她的嘴，我用手指的背面触碰她的牙床，一下就撞到一点又硬又尖的东西，我稍用力一压，我的手背马上感到一阵尖利的疼痛，不太疼，但很明确，我再翻过手，用手肚子在同样的地方按了几次，还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再用手背，马上又碰着了那又小又硬的东西，这颗牙蕾隐藏在那么深的肉里，天生就是让母亲去发现的，它藏身在肉里，发出微弱的气息，这气息只有母亲才会注意，她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它，这个念头就像在房间里蒸发的水汽，飘满了整个房间，沾在她的头发、衣服上，跳到她的后背她的眼睛，最后集中在她的一根手指上。这时我再次从蒙了一层水汽的穿衣镜里看到了自己，从我自己的叫嚷声中、从给孩子洗澡的动作中，从我的手对她皮肤的触碰中，从整个房间为我和扣扣所独拥的水汽中，我看到了自己与所有那站在公用水龙头、锅台、街边谈论孩子的女人们的重叠，她们所谈论的那颗牙齿从我婚前的岁月来到我的生活中，这是所有的母亲共同的牙蕾，它集中了母亲们赋予的光芒，照亮着平庸、单调、乏味的日子。母亲们像蜡烛一样伫立在这个世界上，被孩子们一根一根地点燃。



私人诊所



11

私人的妇科诊所遍布在深圳的高楼之间，像沙子掺和在水泥之中，这是像深圳这样一座城市所必须的设施，就像公共厕所一样，比公共厕所还重要。

离深圳不太远的省分，那些小城市或县城里的医院、妇幼保健院的妇科医生或护士，她们中有一些艺高胆大者，以及一些艺虽不高胆却大者，抱负着私人诊所这个惟一的理想以及发财致富的隐密心愿，辞了职或者提前退了休，倾囊而出奔赴深圳。私人诊所，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词汇，它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几十年，几十年就像上千年那么久，凡是没有什么区别，私人诊所只是我们的祖父一辈人目睹的事物，它跟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口里说出来没有什么两样，全都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悬挂在天边，跟我们毫无关系。现在它忽然从天边掉落下来，抵达它的路途依稀可见。

充满了热情和野心的女人，把单位的种种不如意